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 秘密笔记

邪神的贡品

湘西鬼王◎著

真相，只有去找，才能发现。

YI GE SHEN MI SHI JIAN DIAO CHA YUAN DE MI KE B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 秘密笔记

邪神的贡品

湘西鬼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 / 湘西鬼王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2-06953-4

I. ①一… II. ①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468 号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

作 者: 湘西鬼王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俞根勇 张庆丽
策 划: 俞根勇
执案编辑: 叶 青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953-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这片博大的土地上出现过许多奇怪的事件，比如说大马戏团事件、黄河的青牛古道事件、罗布泊黄沙下掩埋的真相、黑龙江冰面的密宗文字事件……

这份绝密报告文件代码为 199，取自九九归一，真相必将解密的意思，但真相真的解密了吗？

我是一个调查员，隶属于某个军事研究所，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年都会为此付出许多血和泪的代价，甚至有的同志至今音信全无，用以换取那些神秘事件的真相，但是……

我的工作就是探险，那些令人着迷、如痴如醉、毛骨悚然的事件我不知经历了多少，虽然我有时也会胆怯，也会疲惫，但更多的是骄傲，因为我代表的是国家，是人类，这将是我一生的殊荣。好了，废话到此为止，以下就是我的故事。

目录

黑龙江冰面的密宗文字事件

黑龙江冰面的秘密 / 002

陈团长的恐怖遭遇 / 007

行动组成员 / 011

疑云重重 / 017

交锋 / 024

水怪的主人 / 027

最后的抓捕 / 032

黄河的青牛古道

新任务 / 036

遭遇蛇群 / 040

马公的病情 / 048

辛酸的往事 / 056

两个人的秘密 / 060

恐怖的真相 / 072

鬼影森森

四十年前的案子 / 084

陈科长的家人 / 088

鬼符 / 095

四十年后 / 099

我们的介入 / 103

暖心画室 / 106

火柴的秘密 / 110

鬼课堂 / 115

邪神的贡品 / 122

鬼符的真相 / 126

解密 / 132

鬼杀手

谈判（上）/ 136

谈判（下）/ 139

两个人的交锋 / 143

罪恶的结束与开始 / 151

招鬼术 / 157

黑老大的葬礼 / 162

不死之人 / 169

鬼杀手 / 178

九子的秘密 / 184

张雪的婚礼 / 189

永别 / 192

守望者

失踪的孩子 / 202

孙老三的生意 / 206

抓捕与解救 / 213

我们的调查 / 218

西藏的秘密 / 235

奇怪的朝圣者 / 244

无法接受的任务 / 255

铁血的中国军人 / 266

新的开始 / 277

当前日期和时间:

1997. 3. 21

16: 50

事件记录:

黑龙江冰面的密宗文字事件

黑龙江冰面的秘密

陈团长的恐怖遭遇

行动组成员

疑云重重

交锋

水怪的主人

最后的抓捕

1

黑龙江冰面的秘密

1995年，我26岁，大学毕业不久，因为专业的缘故进入了某军事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老翟，这是个异常古板的知识分子，不过对待新人是有一分热使一分热，所以很得我们敬爱。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处理照片图像，也就是将卫星拍摄下来的照片用特殊的工艺在细节上做得更加清晰。这天我们一如既往地在暗室里做着每天都需要重复的工作，忽然小李惊叫了一声，由于当时暗房里就我们两个人，我被他足足吓了一跳，不满之下问道：“干吗，是不是抽风了？”

小李道：“我要不是抽风了就是眼花了。”说罢递给我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极为清晰的特选区域照，是一片开阔的冰域，巨大的冰面上流光如镜，但让人奇怪的是冰面上并非是一般的大自然景象，倒映在冰面上的是一些说不好究竟是文字还是符篆咒语什么的。

当时的图片处理技术还没有应用，照片造假不可能，在卫星照片上造假更加不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事情可能有些奇怪，立刻报告了老翟，老翟用放大镜仔细看过后对我们说：“工作纪律你们是知道的，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说罢他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某部门的同志来取相片，后来经过文字学家详细分析，也没有得出个因为所以。因为冰面上的文字既不属于文字，也不属于宗教符号。部门领导特意为此开了一个会议，最后一致通过由老翟同志领

队去做实地考察，因为他不但搞科研，照片的图像处理也是一把好手，而且毕竟这个事件是我们部门先发现的，没理由不让我们的人去。就这样一行四人的科研小组出发了，老翟特地点名要我和他一起去，理由就是我的照相技术一流，当然我知道他是给我一个镀金的机会，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也正是因为对老翟的感激才有了我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我们坐了几天火车，然后坐汽车、牛车，终于到达了纬度上的地点，老翟的性格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先做事，所以我们顾不得快要散架的骨头，跟着老翟来到了黑龙江畔。

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冬天冰封江面，村子里的人很少来这里，因为这个村子本来人就不多，所以这里的一切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天地间就是白雪、大江和我们四个人。

我们架上了定位仪，老翟精确了纬度位置，对我们道：“冰面滑，你们就不用去了，别摔坏了仪器，我照几张照片就回来。”

由于地点离岸边不远，而冬天的黑龙江冰面连装甲车都能开过去，所以大家都没有多想。老翟上了冰面，一路连滑带走地到了地点，只见他左右看看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我见状大声道：“翟老师，什么情况？”

老翟拿着照相机对我摆了个没有的手势道：“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他话音刚落，忽然咔嚓一声巨响，冰面碎裂而开，老翟不及叫出声来就没了影子。我们被这个突然而至的情景惊呆了，一时愣在那里，没一会儿只见水面露出了一阵阵巨大的气泡，显然冰面的水里有东西，而且从气泡的大小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生物，果然没过多久破裂的冰面处露出一片白茫茫的不知是肚子还是脊背的生物，反正肯定是躯干上的东西，体积之大犹如一艘巡逻艇，而且看样子这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没一会儿它就沉了下去，河面只剩下破碎的浮冰和老翟那部幸运的照相机。

我们吓得肝胆俱裂，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半天，我问道：“咱们谁去把翟老师的相机拿回来？”

其他两个人看看我，都没说话。老实说我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但是河里面有东西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轻易迈出一步很可能就永久缩不回来了，但是老翟是我的良师，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们却连他的相机都拿不回来，

这也说不过去。于是我想了又想，考虑再三道：“我去拿，你们帮我看好了，如果周围有情况，一定要提醒我。”

马友山深深吸了口气，面色苍白地对我点点头，何月道：“小罗，要不然相机咱们不要了，这个……这个里面，你搞不清楚是什么。”

一阵寒风吹来，让我们从里到外冒凉气。我看着那似乎平静无比的江面，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而且抑制不住地想吐，何月道：“咱们走吧，在这个不太平的地方待着我心里没底。”

我道：“就这么走了，我们向翟老师的家人怎么交代？”

马友山道：“他被怪兽吃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忽然我想到了什么，道：“这里好像靠近江边吧？”

他们两个点点头，我道：“坏了。”

马友山看我这副样子，居然吓哭了，带着哭腔道：“罗子，咱们不带这样吓人的，我可没招你。”

我道：“一般大型水生物是不会靠近岸边的，因为水浅，它们行动不便，但是这个……”

马友山浑身早抖得跟筛糠一般道：“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来不及解释，拖着他们就跑，边跑边喊：“用力啊，不跑没命了。”

果然，身后传来冰层不断破裂的响声，接着寒风夹杂着刺骨的雪花不停撞击着我们的身后，这风和雪花绝对是怪物上了岸边巨大的冲击力所扬起的，我们都知道命在顷刻，连一开始浑身发软的马友山都开始玩了命地往回跑，谁都不敢回头看，哪怕一眼。

只听天地间响起了一声摄人魂魄的吼叫声，说不好是什么声音，反正惊天动地，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要死了，但是死在怪物的肚子里那真是太窝囊了，也太可怕了，此时我终于体会到生命的渺小，而那些无法言喻的诡异的事情原来是真存在的。

忽然雪地开始震动，我知道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们没有回头的机会，拼了命往前死跑，忽然听到一声猫叫，不知是哪里的野猫，我冲它喊道：“快跑，要不然没命了。”因为离我们很远，它只是警惕地看着我们，并没有行动的意思，我哪有操它闲心的时候，只是抓紧逃命

要紧。

也不知跑了多远，我们三个人都已筋疲力尽，何月道：“我实在跑不动了。”边说边停下了脚步，我们也都在雪地里踉跄着停了下来，鼓起勇气回头望去，让我们吃惊的是雪地里居然空无一物，只是雪中那巨大的印迹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刚才确实有个庞然大物在后面追赶我们，而且雪面上满是亮晶晶的类似于黏液的东西。

一阵寒风吹来，满是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何月一屁股坐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起来。

马友山哆哆嗦嗦地从身上掏出香烟，点了无数次，终于点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道：“小罗，我们回去怎么交代这件事情？”

我心有余悸地望着那片危机四伏的冰面道：“还能怎么办，回去写报告说清楚这件事情吧。”

我们三个就这么坐在冰天雪地里良久，直到都快变成冰坨了，才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往村子走去。

因为我们携带的一切物品全部在刚才的事故里丢失了，只剩下身上的一些钱，大家凑了凑，去敲开一个村民的屋子，想买杯水喝。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因为冬天没有农活，所以一家人都在，满满当当七八口人。她一看我们的样子，赶紧将我们让进屋子，给我们煮了姜末蛋花汤驱寒，户主看我们端着碗的手抖个不停，问道：“你们几个是不是去过江边了？”

他居然知道这件事情，我立刻点点头道：“大叔，你知道那里不能去？”

户主皱着眉头道：“还好你们命大都回来了，看样子你们是城里来的娃娃，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道：“我们来是进行一次科考活动，但是没想到这个江里面……”

户主叹了口气道：“你看到了？看到就行了，我们村子里的人从来不去那地方的，那玩意儿真要人命啊，过去听我姥爷说日本鬼子的炮艇在那里不知道翻了多少艘，鬼子用炮弹炸都没用，你们几个娃娃也不来打听个情况，亏得命大。”

何月略带哭腔地道：“我们死了一个人，被那个怪物给吃了。”

户主听了摆摆手道：“不说了，你们报告当地政府吧，我们说了也没啥用。”

虽然当时通信手段已经多样化，但是这里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们休息了一天，老乡用牛车将我们送到了生产大队，那里原来是一个建设兵团，后来改为政府办公场所，队长听完我们的叙述，思索了良久才道：“你们是国家搞科研，这件事也就是被你们看见了我才敢说，要不然非说我制造谣言不可，搞不好就要再受一次批斗。”

此时我们的情绪都平稳了许多，马友山道：“这是新社会了，哪里还有批斗这回事，况且真实存在的情况任何人都不应该回避。”

队长道：“你说得很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儿人人都知道，靠近江边的村子从来没有人敢下水，而且早在几十年前这里就有人做过汇报，不过……算了，说这个就扯远了。你们说的水怪，吃亏最多的还是日本人，当年他们企图在水上设封锁线，但是那些重型设备总是莫名其妙地被破坏，甚至失踪，日本人就派巡逻队在江面上搜寻，那些船也被打翻了好几艘，落到水里的鬼子没有一个上过岸，咱这里的老百姓都认为是老天爷派下来的神兽，惩罚日本人的。后来抗日战争结束，我们这里有人汇报过这件事情，但是受到了处分，之后就不了了之。这么多年过去，没想到你们几个居然会摸到那个地方做考察。”

我们这次调研属于高度机密，所以细节是不能透露的，从队长口中得到这些消息也就足够了。下午省里派了车子将我们送上了回去的火车，回到家里我怕家人担心，并没有说这件事情，收拾完后立刻回单位报到。

2

陈团长的恐怖遭遇

因为这次出了人命，所以必须接受调查，我们三个面对一堆人的提问，分别做了回答，他们又是录音又是做笔录的足足折腾了六七天，我们才算证明自己没有做凶手的可能，终于可以太太平平上班了，不过我只要一看暗房心里就难受，毕竟对老翟是有感情的，他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心里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平淡，而且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我变得非常珍惜这样的生活，因为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一天我正在对比照相机的聚焦，科长把我叫了过去，只见他办公室坐着一个军人，看样子四十来岁，皮肤黝黑，目光刚毅，一看就是个上过战场的人。

他很客气地道：“小罗啊，你好，我是军事研究院的陈少奇，今天特地来拜访你的。”

看他肩膀的军阶是团长，一个领导专程来拜访我，估计又是来搞调查的，我很客气但是也怀有戒心地和他打了招呼，这时我们科长道：“你们先聊，我出去办点事情。”退了出去将门关上。

陈团长将帽子摘下，放在桌面上道：“听说过你们这次的事情了，你有什么意见？”

果然是军人，没有一点弯弯绕子，上来就直奔主题，我道：“那片流域有

水怪，这是事实，村子里的人可以为我们作证，翟老师的死是意外，与我们没有关系。”

陈团长点点头道：“你不用误会，我来找你不是搞调查，老翟是我十几年的同事，他出事我也很难过，今天来我只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道：“我没看法，我只是希望有人去了解一下真相，并且将真相公布出去，当然如果能解决这些事情那就更好了。”

陈团长道：“小伙子，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次探寻真相的机会，你愿意和我们再做一次实地考察吗？”

我一愣道：“什么，我和你们去做调查？”

陈团长道：“没错，在你之前我已经联系过你的那两位同伴了，但是他们宁可不上班也不愿意再去，不过我真的需要至少你们中的一个人帮助，所以今天特地来拜访你，也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可以克服困难，帮助我们一次。”

我迟疑了起来，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有再回去的必要吗？陈团长看我良久不做声说道：“你也不要的心理压力，毕竟年轻人见得少，受这样的刺激，一时间肯定难以恢复，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行动，也没有关系。”

我道：“陈团长，不是我胆子小，而是当时的场面你没看见，那个水怪我估计……”

陈团长摆手打断我的话道：“你说的我都相信，那么我也给你说个故事，你看是不是能够接受。”

我道：“您说。”

陈团长道：“那是在1983年吧，好像是这个年份，我那时候和你现在差不多大，刚刚调入我们部门工作。当时是6月份，第一次知道部门职能，我根本不相信，只觉得设立这个部门的人简直是脑子有毛病，所以有了抵触情绪，头儿怎么做工作都不行。后来没过几天头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任务，我被分配和一个老同志配合，去了靠近通州的一个村子执行任务，进去后就有群众反映说池塘边闹鬼，我狠狠批评了他们，老同志只是笑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然后我们就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来，老同志就进我房间说道：‘小陈，我告诉你几句话，如果你真觉得道理都在自己这边，那你就在凌晨4点左右，一个人去小池塘边，如果看到有人在那里洗头，把我

告诉你的三句话问他一遍那就行了。’然后老同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道：‘你在洗头啊？你为什么要洗头？’”

我看陈团长无语了一会儿，便问道：“第三句话是什么呢？”

陈团长没有理我，道：“我当时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让我相信闹鬼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当他是吓唬我，也没往心里去。于是第二天半夜我就去了池塘。第一次什么都没看见，于是我就连续去了3天，第三天真让我看见有人在那里洗头，说实话当时我头皮就发麻了，你说有哪个正常人会半夜三更在那里洗头的，不过还有几句话要说，我也是年轻气盛，想过答应了老同志的话就要做到，于是便过去问：‘你在洗头啊？’”

那个洗头的道：‘是啊。’声音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我心里稍微定了点，当时想：可能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便又问：‘你为什么要洗头？’他道：‘脏了。’这第三句话，小罗你猜猜我可能要问他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我头皮也有些开始发麻起来，不过当着领导的面也不好瞎说，便摇头道：“猜不出来。”

陈团长笑道：“最后我用了老大劲儿才问出口来：‘你的头呢？’那个洗头的这次没说话，左手伸出来，我一看头在他手上抓着呢，我一点不骗你，当时就尿裤子了，魂飞魄散之下我转身就跑，回头却撞到了一个人身上，他被我撞退了好几步。我当时差点发狂，听那人道：‘小陈，你镇定点。’我这才看清楚原来是那个老同志。”

说到这里陈团长深深吸了口气道：“小罗，我的这个故事你信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陈团长，你们部门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

陈团长道：“你听说过199研究院吗？”

我摇了摇头，陈团长道：“按道理说我们这个部门是不能随便透露信息的，但是今天我得到授权可以让你有个大概的认识。简单地说我们这个部门是政府成立的专门研究未知事物和神秘事件的一个调查组织，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要接触一些老百姓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一定要管牢自己的嘴巴，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我点头道：“我相信你说的事情，毕竟我也算是开过一回眼界了。”

陈团长呵呵笑道：“小伙子，你这个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次普通遭遇，这个



世界上真正发现的物种占不到总物种的三分之一，出什么怪事都正常。”

我想了想道：“您让我想想吧，我要和家人商量一下，毕竟这不是小事。”

陈团长点头道：“这是应该的，但是小罗，你如果真的不想翟老师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那么至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应该说陈团长的这句话彻底打动了我，让我从此走上了这条充满挑战的生活道路。

陈团长戴好帽子道：“我很期待你的加入，小伙子，从你要替翟老师取回相机来看，是个很有勇气的青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

说罢他正要走，我赶紧问道：“陈团长，您能告诉我那个任务最后是怎么完成的吗？”

陈团长听罢哈哈大笑，他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道：“这条消息一定要保密，我们这里有专职的驱鬼人员，也就是你们说的巫婆、神汉。”

我呆在那里，半天做声不得。